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八十二回 李天保進兵獨龍口 張廣太退守藤蘿營

詞曰：富貴五更春夢，功名一片浮雲。至親骨肉亦非真，恩愛反成仇恨。莫講金枷套頸，休言玉鎖纏身。清心寡慾在凡塵，快樂風光本分。

總兵大人張廣太聽探馬來報道：「李天保帶領人馬來奪獨龍口！」

他急帶了先鋒官霍振邦，點了一千五百人馬，殺出了獨龍口。到了五里坡正西，列開隊伍。見正西之上，塵沙蕩揚，土雨翻飛，有三千飛騎馬隊，兩桿白緞子大旗，上繡著白八卦，旗下有一員大將，威風凜凜，把隊伍列開。只見那員賊將頭戴三角白綾巾，勒著金抹額，二龍鬥寶，身穿白緞色箭袖袍，外罩紅青寧綢二則龍的跨馬服，足下青緞子快靴；麵皮微白，白中透青，兩道劍眉，一雙圓眼，直鼻闊口，海下無須，年有三旬以外，一團的英風；手中使著一桿虎頭鑿金槍。乃是水師提督李天保麾下的一員大將，名叫賈魁元，武藝超群，奉李天保之命，作為前部先鋒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，來至五里坡。見張廣太列成隊伍，立馬橫槍，兩旁四員大將，全是頭戴青呢得勝盔，灰色缺襟袍，外罩紅青跨馬服，薄底靴子。

賈魁元看罷，用手中槍一指，說道：「張廣太，你今日還想活命麼？會總爺特來取你這座獨龍口。你要知時務，趁早獻關，饒你不死！」張廣太聞聽，說道：「呸！好一千叛國逆賊，膽敢前來送死！哪位將軍去把他拿來？」霍振邦一聽總鎮之言，說道：「大人休要著急，待我拿這小輩！」一催坐下馬，到了陣前，說道：「叛逆之賊別走！」擺手中刀，照定賈魁元劈頭就刺，賈魁元急架相迎。二人大戰七八個回合，那賈魁元伸手掏出一支鏢來，照定霍振邦面門打去。只聽「撲哧」一聲，霍振邦並未提防，正中面門，翻身墜於馬下，當時身死。這位也算是為國盡忠了。劉明看見，氣往上撞，說道：「好一匹夫，膽敢傷我的好友，待我結果你的性命！」擰手中槍照定那賈魁元分心刺來。賈魁元用手中槍，懷中橫抱月往外相迎。二人戰了有十餘個回合，賈魁元一鏢，把劉明打於馬下，敗回本陣。李華出去，也打了敗仗。書不重敘，一連打敗了數員大將。

張廣太看罷，不由心中無名火起，說道：「好，你等這群叛逆之賊人！」

休要逞強，我來結果你的性命！」催坐下馬到了兩軍陣前，抖手中槍照定賈魁元分心就刺。賈魁元用槍急架相迎。兩個人戰了有二十餘回合，不分勝敗。張廣太一想：「先下手為強，我不免先用避血柄把他打死，亦叫賊人知道我的厲害！」想罷，一伸手掏出避血柄，照定賊人打去。賈魁元未能躲開，早中了咽喉之上，「哎呀」一聲，翻身倒於地上，當時身死。張廣太用槍尖一指，大隊人馬衝殺過去。那些賊人見主帥被殺身死，俗語說的不錯：「兵無頭目，不戰自亂。」兩軍混戰，只殺的天昏地暗，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賊兵敗下三里之遙，又遇見神棍將李天一這一隊人馬趕到，截殺一陣。天色已晚，張廣太合兵一處，退回五里坡，安營下寨。張廣太到了大帳之內，賞了三軍，派李華守前營，劉明守後營，李德元巡查全營各處。此時天有三鼓之後，張廣太正要安歇，忽聽那外面一陣大亂。張大人連忙站立在中軍大帳，吩咐：「不可自亂，擊鼓調隊！」只見燈光一片，來了有五六千賊兵，殺進大帳。原來是神棍將李天一，他自安營之後，那李天保的人馬也趕到此處，一同安好了營寨。李天保手下收了兩員大將，一名叫謝天慶，一名叫杜錦彪。那謝天慶為人精明強乾，足智多謀，原是綠林出身，降了李天保，作為帳前護衛之職。那杜錦彪是鏢行出身，投效軍營，在福建水師營作了把總之職，李天保愛惜他的武藝超群，升他為中軍巡捕官。今日親提五萬人馬來搶獨龍口，取了這座獨龍口，打算進兵江蘇。又聽說神力王兵在楚雄府，穆將軍紮營白水江，兩處之兵全不能前來接應。料想這張廣太乃是無能之輩，今日來到這裡，調齊了本部人馬，與李天一兩個人商議，共破這座獨龍口。天有三鼓以後，派李天一和謝天慶帶領五千人馬前去劫營。這些人馬方到了張廣太的大營，一聲喊嚷說：「殺！」張廣太正在軍帳內，聽見一陣大亂，連忙叫家人轎馬，自己掉了一條槍。這些戰將劉明、李華、李德元三人，各拿兵刃。眾三軍正在睡夢之間，聽見一陣喊嚷，大家起來，一陣亂殺。張廣太這裡正在忙亂之際，隊伍不齊，馬不韉鞍，不知來了多少賊兵，率領敗殘人馬，退進關去，在城上多設滾木礮石、灰瓶炮子。一邊在城上巡查，一面遣差官去到神力王、穆將軍兩處告急。自己在這裡晝夜不眠。過了兩三天，這日李天一帶領飛虎雲梯軍二千、馬隊三千人，來至城下。屬下雲梯軍扛著梯子、木板、繩索等，立好了雲梯，眾三軍拿著短刀、藤牌，順著雲梯要上城。只見城上張廣太與眾將在各處正然巡查，但則見那賊兵攻城甚急，連忙吩咐放下滾木礮石。眾三軍各遵號令，一聲炮響，那些兵卒用灰瓶、炮子一齊往下就打。那李天一督著隊伍，往城上攻打。如若是飛虎雲梯軍往回一撤，後邊馬隊進前，斬馬刀一起，當時結果了性命，就此正法，那些賊兵並不敢退，只可往前進，死者無數。城上張廣太派眾將俱各督催往下砸打滾木。

一連守了數日，不見救兵到來。張廣太實是支架不住了，又傷了無數的兵丁，再者城內糧草也接濟不上，心中甚是憂悶，不知應該如何辦理方好。旁有守備劉坤說道：「大人請放寬心。這些賊人利在急戰，大人晝夜防守此城，等候救兵來，到那時與賊人交兵，可以一戰成功。」張廣太聞聽此言，心中一動，說道：「此事不好，要等候省城救兵來到，那如何等得了？你不想咱們軍中糧草可度用多少之日？兵缺糧草，焉能上陣？恐有饑餓之患。我想務要與賊人決一死戰，那時再定主意。」劉坤說道：「不可！你想那賊兵有五六萬之眾，如何殺得退他？」張廣太默默無言，思想了一時，說道：「你且退去，明日再議。」劉坤回到帳房之內，立刻齊集了眾手下的將官，說道：「列位將軍，我看大人之意要捨身為國，想我大家理應盡忠，無奈此事是全小節，恐其與大事不便。你等大家千萬小心，倘有意外之變，你等俱要謹慎小心，留神防範！」眾將官與兵丁大家齊聲答應下去。

且說張廣太這日回到私衙，進了內宅，與二位夫人說了個閒話。韓紅玉、胡賽花二位夫人，見大人張廣太眉頭不展，悶悶不樂，韓氏夫人說道：「大人，現今李天保賊兵如何？」張廣太說：「賊勢浩大，我正為此事憂心，我想要把你姐妹二人送回故鄉，不知你等意見如何？」韓紅玉說道：「大人要把我二人送回家去侍奉婆母也好，無奈大人這裡勝負未定，我二人實不能放心。」張廣太說道：「吾意已家，明日送你姐妹二人起身。我要到城上巡查，等候救兵到來。」張廣太出了衙門，來至城上，只見賊營軍威甚盛，號燈齊明。自己和那劉坤、劉明、李華、李德元等坐在馬關上。張廣太說道：「列位將軍，你我食君之祿，當以死報之。今日強敵臨境，國家養兵千日，用軍一時，你我盡心保守城池，待等救兵前來，好破此賊。」劉坤答應：「是。」至次日早晨，只見那賊營中殺聲震地，金鼓喧天，又添了無數的人馬，各立飛虎雲梯，攻打這座獨龍口的城池。張廣太防守甚嚴，在城上指揮著標下兵丁，往下砸打滾木礮石、灰瓶炮子。直攻了一天，到黃昏之時，見賊人撤回隊去。那張廣太下城回至衙門，方到內宅，有僕婦過來叩喜，說：「夫人產生了公子！」那張廣太聞聽，「哎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此子生在亂世之時，大不幸也！」自己正在思想之際，有家人進來說：「酒飯已齊，在哪裡用飯？」張廣太說：「在書房。請李大爺、鄒二爺。」家人說：「二位大爺在那裡等著呢。」張廣太到了書房內，與李大爺、鄒二爺三人歸座吃酒，談論軍務之事。李貴說：「張大人，你要早作準備方妥。現今賊勢浩大，此時大人先把家眷安置好了才是。」張廣太說道：「二位兄長，小弟我總是要死守這座城池，盡忠不能盡孝，何況是別事！我想要奉托二位兄長，先把我的家眷送回河西務，在徐景義衙中暫避此難。我要是保的住，我就死守此地。倘有不測，我惟有一死而已。二位兄長千萬要把我的家眷送回河西務，照看你的姪兒，我就是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感你二位的大恩。大丈夫生在世上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之有？」那李貴說：「兄弟，你寫信吧，我這就起身。」張廣太派人預備駝驢。家人去不多時，把驢預備好了，請二位夫人上了駝驢，派親隨、家丁人等護送起身。